文史哲论丛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https://doi.org/10.63313/LHP.8036

“把”字句的习得研究

袁 嘉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发布日期：2026年4月30日

摘 要

全文分“把”字句研究综述、“把”字句难教难学和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及教学启示三部分展开，即先对关于“把”字句的研究进行简单梳理，然后分析“把”字句教学的重难点，最后对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进行梳理并给出一些教学建议。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把”字句；习得；留学生；教学难点

A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Ba" Construction

Jia Yua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Ba"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Ba" construc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the "Ba" construction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well as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It first briefly reviews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Ba" construction, then analyze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teaching the "Ba"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sorts out the acquisition status of the "Ba" construc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teaching suggestions.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Ba" Construction; Acquisi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文章引用：袁嘉. (2026). “把”字句的习得研究[J]. 文史哲论丛, 1(3), 67-74. ISSN 3079-5400 (Print), 3079-5419 (Online).
DOI: 10.63313/LHP.8036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现代汉语中，“把”字句是一种特殊句式，它结构形式复杂、限定条件繁多，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把”字句也被教师及研究者公认为较难处理的语法点，被留学生视为“绊脚石”。近几十年来，众多学者一直在对“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进行着多角度的探索，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都有加深和拓展。

随着对外汉语事业的不断发展，“把”字句的习得与教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在本体还是对外汉语教学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关于“把”字句的学说论著不可胜数。“把”字句的教学获得了许多理论支持。然而，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教师教授的情况和学生使用的情况却反映了不少问题。可见众多研究成果并没有汇集成普遍、统一的理论认识，因此无法为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全面、完善的教学依据和方法。

本文以文献研读的方法，对“把”字句的研究进行分析与综述，总结“把”字句教学难点，分析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以期提出关于“把”字句的教学建议。

2.“把”字句研究综述

2.1. 本体研究

“把”字句作为汉语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特殊句式之一，对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黎锦熙先生提出的“提宾说”。黎锦熙先生在他的《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提宾说”，他对“把”字句的句法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把”的作用是把本来在动词后面的宾语提到动词之前，自此拉开了学界对“把”字句的研究。

王力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从语义的角度对“把”字句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处置说”。王力先生给这类句子定了规律：“处置式既然专为处置而设，如果行为不带处置性质，就不能用处置式。”在后来的研究中，王力先生对“处置说”又进行了补充：针对不表示“处置义”的一类提出了“继事式”，也就是受前事影响从而发生的事。王力先生的“处置说”是从“把”字句语义角度提出的，不同于此前的句法结构分析，拉开了对“把”字句进行语义研究的序幕。吕叔湘（1987）从句法、语义两方面提出了“把”字句的“宾语有定”说、“行为动词”说、“谓语复杂”说，即著名的“三说”理论。他全面综合地分析了“把”字句的句法语义特征并且提出了“把”字句应用的两个条件。同时在“把”字句的用法方面他也对何时非得用“把”、何时可以不用“把”进行了分析。崔希亮（1995）对“把”字句的语义、句法以及“把”字句的动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把“把”字句分为 VP=VR 或者 VP 中含有 VR 及四种其他形式。崔先生从结构、语义、功能多方面对“把”字句的考察，让我们对“把”字句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其研究跟以往的研究相比更加的全面细致。

张伯江（2000）将“把”字句的变换作为研究的起点，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图示理论以及原型范畴理论，探讨和分析了“把”字句的主语、宾语以及整个“把”字句的句式语义。他认为“把”字句的宾语具有位移性、自立性。他指出：自立性就是事物先于行为而存在，不能是行为的结果或者随着行为的进程而成为事实的东西；位移性是“把”字的宾语以自身的位移性为常常态。这项研究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依据对“把”字句的语义特征进行了探讨，解释了一部分“把”字句无法还原成主动句的原因，为以后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刘培玉（2009）认为以往的处置或致使无法覆盖所有类型的“把”字句。

根据“把”字句的结构、语义特点，作者认为“把”字句在语法方面的意义是一种表示处置，即：某人、某物或某事件通过动作对“把”的宾语施加作用和影响，使“把”的宾语主语发生某种变化，或使动作达到某种结果。文章中还区分了“逻辑处置”与“语法处置”、“语法处置”与“主观处置”，并指出了他们之间的不同。文章围绕关于“处置”和“致使”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讨论，总结归纳出了更加合理的理论，对“把”字句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剖析和归纳。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必须以汉语本体研究为基础。从上面的综述可以看出，从“把”字句研究之始至今，不管是在句法结构、语义还是语用方面，不管是运用传统语法学理论还是新近的认知语言学理论，人们一直试图对“把”字句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和探讨有利于我们对“把”字句的特征和使用场合有更加深入地了解。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些研究并没有彻底解决“把”字句的问题，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把”字句仍然是教学和学生掌握的难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把”字句教学难、掌握难的问题，仍然有赖于对“把”字句本体的深入研究。

2.2. 对外汉语中把字句习得情况研究现状

由于把字句句式复杂、特殊，一直是留学生最为烦恼、偏误出现率较高的句式。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界也越来越重视把字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把字句习得和排序方面，靳洪刚（1993）研究了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把字句的习得规律，他按照名词的语义、动词处置性、句子的复杂程度将把字句的习得分为了三个阶段；林载浩（2002）对韩国留学生把字句的习得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S＋把 N+V＋成”是最易习得的；程乐乐（2006）考察了日本留学生把字句的习得情况，认为“S＋把 N+V 成”、“S＋把 N+VV”习得的难度较大，指出学生的理解能力优于表达能力；李英和邓小宁（2005）也对把字句的习得顺序进行了考察和总结，认为留学生应该先从“S＋把 N+V＋在／到／给”和“S＋把 N+V＋了”学起。

综合各学者的考察情况，我们看到：虽然各国留学生的习得情况有所差异，但在总体上“S＋把 N＋在／到／给”是最容易习得的，而“S＋把＋N+VV”、“S＋把＋N＋一 V”是较难习得的，其他句式的习得情况可能跟把字句的处置性强弱有关，处置性较强的句式较容易习得，反之则不容易。

3.“把”字句难教难学

3.1.“把”字句难学难教的原因

一方面，“把”字句是汉语本体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本体研究中占有着“特殊句式的”地位。作为与汉语本体研究密切相关的领域，汉语教学将“把”字句作为重难点处理。另一方面，人们通过跨语言研究发现，与世界上其他语言的句式结构相比较，尤其是在欧洲语言的句式结构中很少有类似“把”字句的句式结构。因此，对于这种在学习者的母语中没有对应的句型，而要求他们学习和掌握的内容，自然也应该是一个难点。

不少教学研究认为，既然“把”字句在汉语本体研究中有特殊的地位，且在外语中没有对应的翻译句型，由是推导出“把”字句一定“难教”这一结果，而对于学习者来说，由于大部分学习者的母语中没有对应的翻译句型，于是也将之归于“难学”的内容。

应进一步明确这里所谓的“对应句型”究竟指的是句法上具有相同词语序列的“对应句型”，还是具有相同语义表达的“对应句型”，这些问题在相关文献中并没有得到具体明确的分析与陈述。教学实践证明，初学汉语的学习者非常喜欢这种归纳的语法公式（黄振英，1989)。而大部分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和研究者也基本都认同，作为“此有而彼无”的一种特殊句式，“把”字语序表现和特点并不总是教

学的难点。至少“把”字句的句型结构表现是清楚的。因此，如果仅从公式化的语序上来看，“把”字句还不能算十分困难。既然不是难点，当然也就无须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去寻求一个（或多个）与它在句法上对应的外语句。

就英汉翻译来说，有研究显示，与“把”字句可以对译的英语表达形式大约有 9 种。而针对“把”字句汉译英的研究也表明，只有掌握了“把”字句结构内部各语言单位之间所具有的意义上的、内在的隐性联系，才能翻译出既突出汉语句式表达的意义，又符合英语句式表达的形式的句子。也就是说，在“把”字句中，存在着“同一形式对应多个的语义表达”的现象，而要为“把”字句丰富的语义表达寻求另一语言中相对应的意义表达，当然是不容易的。故黄振英（1989)得出结论，认为作为特殊句式的“把”字句在语义表达上的复杂性才是学习者不容易掌握和理解的。

3.2. 解决把字句难学难教的方法

汉语教师的感受和学习者的诉求大都认同“把”字句难教、难学这一说法。对此，田靓（2012）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汉语教学本体研究角度看，目前“把”字句的教学内容的处理还很粗糙，体现在（a）对“把”字句本身语义表达内容缺乏清晰的认识；(b)不能提供有教学价值的语义分析和语义背景解释；(c）缺乏对"把"字句与其他句式在表达上的异同分析和解释。

第二，从汉语教学实践角度看，目前对“把”字句教学安排一是“过晚”,二是“过于集中”，其后果是（a）因难点复合而增加教学难度；(b）不能提供具有特点的使用语境；(c）客观上，降低了"把"字句使用频率。

综上，田靓（2012）认为要想切实从语言教学的角度解决“把”字句难教、难学的这一难问题，需要做两个方面的更新和尝试：第一，我们需要在汉语教学本体研究思路的指导下，重新认识“把”字句的结构、意义和语用背景；第二，我们需要在语言教学和习得规律的引导下，重新客观地思考“把”字句的教学安排。

4. 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及教学启示

4.1. 教材中“把”字句的选取与排序

“把”字句是现代汉语常见句式，也是教学中无法回避的高难度语法项目。合理选取、编排各类“把”字句句式可减少教学难度，促进教学。据本体研究成果，“把”字句主要有 15 种句式（崔希亮 1995)，如下：

1、S＋把＋N1＋V 在 / 给 / 到 / 向＋N2　你把书放在桌子上。 / 快把本子交给老师。

2、S＋把＋N1＋V 成 / 作＋N2　我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 她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3、S＋把＋N＋V（一 / 了）V　请把情况谈一谈。 / 请你把这个句子分析分析。

4、S＋把＋N＋V 了 / 着　他把这件事忘了。 / 由于害怕，她把两眼紧闭着。

5、S＋把＋N1＋V＋N2　他马上把好消息告诉了大家。

6、S＋把＋N＋V＋时量补语　父亲把弟弟关了一小时。

7、S＋把＋N＋V＋动量补语　他把钱数了好几遍。 / 请你把事情经过说一下。

8、S＋把＋N＋V＋结果补语　我把衣服洗干净了。

9、S＋把＋N＋V＋趋向补语　我把钱送过去了。 / 他已经把字典带回宿舍去了

10、S＋把＋N＋V＋状态补语　大家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11、S＋把＋N＋V＋程度补语　这件事把我急死了。

12、S＋把＋N＋给＋V＋其他成分（多表示不如意）　他把我的照相机给弄坏了。

13、S＋把＋N＋一 V　他把手一挥，站了起来。

14、S＋把＋N＋AV（A＝动词前的修饰语）　他把垃圾乱扔。 / 他把钱往衣袋里塞。

15、S＋把＋N＋V　我建议大会把这个提案取消。

“把”字句结构形式多种多样，所表达的意义也很复杂。语法学界对“把”字句的语义分析至今没能达成共识。影响最大的观点是，“把”字句主要表达“处置、致使”义（王力 1954．吕叔湘 1980，马真 1985)。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否要将众多语义复杂的“把”字句句式全部照搬？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别于对中国人的语言教学，如果不加选择，什么都教给外国学生，势必增加教和学的难度。

李英与邓小宁（2005）考察的大纲和教材都将“把”字句作为专门的语法项目，但各个大纲、教材所选取的“把”字句句式差异很大，有的简略，有的繁多，前面所列的 15 个句式，除句式 13、14、15 外都出现在这些大纲和教材中。其中，句式 1、8 在三部大纲中出现，句式 2、3、4、9、10、12 在两部大纲中出现，句式 6、7、11 只在一部大纲中出现。句式 8、9 在四套教材中都有，句式 1、3、4、5、7 在三套教材中出现，句式 2、10 在两套教材中出现。可见使用率较高的句式 8、9、1 在大纲和教材中的分布面最广。其他较常用的，如句式 2、3、4、10、多数大纲和教材也都选用。句式 15 涉及光杆动词的使用，把这样的句式教给学生，容易造成学习者意识混乱，增加教学难度，大纲和教材都没有选取该句式。这些句式并非学习者迫切需要学习的，交际需求低，可让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习得，不必专门教授。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下称《语法大纲》）没有列出“把”字句的教学次序。《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下称《等级大纲》）和《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一语法项目表》（下称《项目表》》）明确列出了次序。四套教材（教材一《实用汉语课本》；教材二《现代汉语教程》；教材三《初级汉语课本》；教材四《汉语教程》都是分课安排“把”字句句式的教学。但这些大纲和教材对各“把”字句句式的编排并不一致。如句式上在《项目表》和教材二中最先出现，而在其他大纲和教材中，有的最先出现句式 3，有的则将句式 4、5、8、9、10 等最先列出。从这些大纲和教材中我们很难看出各句式出现的合理性。《等级大纲》在丁级语法项目列出了表致使义的“把”字句，这是很有必要的。“把”字句的语义主要有两类：表处置义和表致使义。在教学中应明确把两种意义区分开来，以廓清学习者的认识（李英，邓小宁，2005）。

4.2. 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

李慧卉（2012）选择了八类把字句，通过统计出语料库中这八类“把”字句正确用例、错误用例，计算出八种句式的正确率、使用频率及错误率，通过综合考虑正确率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考察出“把”字句八种句式的习得情况。八类“把”字句如下：

a.主语＋把＋宾语＋动词＋结果补语（了）

b.名 1＋把＋名 2＋动＋给 / 在 / 到＋名 3＋方位词

c.把＋宾语＋动词＋（一 / 了）＋动词

d.把＋宾语 1＋动＋成 / 作＋宾语 2

e.主语＋把＋宾语＋动词＋了 / 着

f.主语＋把＋宾语＋动词＋情态补语

g.“把”字句和兼语句的套用

h.“把”字句和连动句的套用

李慧卉从北京语言大学《中高级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搜索出“把”字句共 2173 条，将之分为八种句式，进行正误统计。据其统计，在 2173 句例句中，正确用例 1741 例，错误用例 432 例。为了分析中高级留学生对“把”字句八种句式的习得情况，李慧卉对语料中的例句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统计出了不同句式的正确率及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根据统计的结果，她可以得到八种句式正确率的顺序由高到低依次是：句式二＞句式八＞句式四＞句式六＞句式一＞句式五＞句式七＞句式三。其中句式二的正确率最高，达到 89.4%。可见句式二的使用频率较高，正确率也较高，这说明留学生在使用“把”字句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是句式二，并且产生的错误也较少，因此留学生对句式二的习得情况较好；句式三的正确率最低，留学生“把”字句的使用过程中对句式三的使用频率最低，正确率也最低，说明在使用过程中，学生不经常使用这一句式，并且一旦使用正确率也较低，因此对于句式三的习得是最差的。故八种句式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排序为：句式一＞句式二＞句式四＞句式六＞句式五＞句式八＞句式七＞句式三。

黄月园和杨素英（2004）则从情状类型来调查母语为英语的外国留学生的“把”字句习得状况。她们做了三项“把”字句专题测试——造句、改句和判断句子，把不同的情状类型均匀地分布在测试题中。测试发现，中等程度的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对“把”字句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对“把”字句的终结性和完成性的关键语义有明显的意识。这种意识反映在两方面：1）留学生在判断和句型转换两项测试中非常清楚地把无终结性的状态动词从“把”字结构中排除出去；2）造句中，留学生对缺乏终结性和完成性的动作动词，多数都会主动、自然地添加表达结果或变化后的状态的定界成分以及体标记“了”来补充终结性和完成意义。

测试还发现中等程度的、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在“把”字句测试中有泛化倾向，泛化程度与测试类型有关。留学生在正误判断测试中，倾向接受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和动作动词构成的错误“把”字句，错误率高达 77%。在句型转换测试中，也反映出泛化倾向，但错误率远低于判断测试。状态动词句和动作动词的进行句不能转换成“把”字句，坚持转换的受试者是少数，错误率为 31%。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句也不能转换成“把”字句，测试中，此类句式的转换错误率达 52%。这些现象反映出中等程度的汉语留学生判断“把”字句正误的能力较弱，判断时他们很可能把“把”字句看成是简单的宾语提前的“主-宾-动词”结构。

最后黄月园和杨素英（2004）得出结论：虽“把”字句是汉语特有的句式，但是，英语学生在习得过程中，对“把”字句的终结性和完成性的关键语义有明显的意识，这种意识与语言习得中的“情状假设”普遍倾向一致。

4.3. 教学启示

“把”字句的教学应该是分层次、螺旋式递进的，而非盲目地全部交给学生（许春瑶，2013）。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得出一些适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字句教学的启示：

4.3.1. 高频句式在前，低频句式在后

如“把衣服理理”属于“S＋把 N＋VV”的形式，“我和小小把门一锁，奔向瓜地”属于“S＋把 N＋一 V”的形式，“把桌子收拾了一遍”属于“S＋N＋动量补语”的形式，而根据崔希亮（1995）的统计，这几类形式的“把”字句在母语中的使用频率低于 12.6%，属于把字句的非典型形式。在习得考察中，这类句子最难习得的。故这类母语中使用频率低、留学生偏误率高的句子应该放在高级阶段的教学中，在初中级阶段则不用出现。根据崔希亮（1995）的统计，含有趋向补语、介词结构、结果补语的“把”

字句，在汉语中占到 87.4%，是“把”字句的典型形式，掌握这三种句式就基本掌握了把字句，应该作为教学重点。

如“把花盆搬到外边去了”“我把花瓶打碎了”这类行为和句义都很具体，宾语的位移性、结果性很明显的“把”字句的处置义最容易被理解，应该放在“把”字句的初中级阶段进行讲授。而像“他把个犯人跑了”“看把她乐得！”这类带有不如意或致使的意味句子，语义较为抽象，并且主语（省略的主语）都是当事主语，对宾语的处置性很弱，学生不易理解，这类句子就应该放在把字句教学的高级阶段，在学生已经掌握了大多数的把字句、并能灵活运用之后再加以讲解，学生才易于掌握。

4.3.2. 分阶段进行教学，有简到难

学生在习得汉语“把”字句的过程中，存有一个相对客观的顺序，且该顺序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内在大纲和习得顺序假说”，如果教师课堂教学安排同这个客观顺序相符，则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吕桂云，2008）。故对“把”字句各类句型的教学可以按照习得顺序和一般认知规律，分阶段进行。在进行具体的句式结构的教学时，教师应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入繁”的原则来安排知识点的出现顺序。教师应该先讲解最基本的句式结构，在学生掌握基本句式后，再深入到加上修饰、限定的形式上，最后再对此句式的否定形式和疑问形式进行针对性练习，使学生达到熟练、举一反三地运用此句式的效果。

4.3.3. 避免过度诱导

留学生在使用“把”字句是常出现偏误，而大多偏误都是由于对“把”字句的使用规则的不适当类推造成的。如“他把饺子吃在长安路”就是由对“S＋把 N＋V＋在／到……”句式的不当类推，不考虑语义，直接套用把字格式而产生的偏误。有的老师采用动词性谓语句与把字句的互换练习。如将“我吃完饭了”变成“我把饭吃完了”,学生机械地模仿造句。这样会使学生认为把字句只需将宾语提前即可，罔顾其他条件限制，还会使学生认为所有的把字句和动词谓语句都可以相互转换，得到用不用把字句都一样的错误印象。故教师应该注意避免对把字句句式、使用规则的过分强调，造成学生的随意泛化，一定要在结合语义和语境的基础上加以引导。

5. 结语

“把”字句结构形式复杂、限定条件繁多，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把”字句也被教师及研究者公认为较难处理的语法点，被留学生视为“绊脚石”。本文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对留学生习得“把”字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全文分“把”字句研究综述、“把”字句难教难学和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及教学启示三部分展开，即先对关于“把”字句的研究进行简单梳理，然后分析“把”字句教学的重难点，最后对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进行梳理并给出一些教学建议。

本文存在诸多不足，如文献阅读不够多、对“把”字句研究的梳理不到位，研究方法只有文献阅读等，然最大的不足是没有进行专门的教学，且自己也缺乏实践教学经验，文中关于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的内容也是总结其他学者的文献。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自己进行实践调查，以不足文章实践性。

参考文献

[1] 刘颂浩.论“把”字句运用中的回避现象及“把”字句的难点[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02):64-71.

[2] 施春宏.面向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构式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研究取向[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06):98-108.

[3] 黄月圆,杨素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习得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4(01):49-59+3.

[4] 刘利.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考察及其对教材编写的启示[D].暨南大学,2009.

[5] 田靓.汉语作为外语/第二语言教学的“把”字句研究[D].北京大学,2013.

[6] 吕桂云.中高级阶段越南学生汉语“把”字句习得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09.

[7] 许春瑶.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字句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D].陕西师范大学,2014.
[8] 李慧卉.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与回避情况的相关性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
[9] 何敏.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把”字句教学顺序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
[10] 高红.韩国学生习得汉语不同类型“把”字句“内部结构成分”的言语加工策略[D].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4.
[11] 林载浩.韩国学生习得“把”字句情况的考察及偏误分析[D].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
[12] 程乐乐.日本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考察与探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3):41-46.
[13] 崔希亮.“把”字句的若干句法语义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1995(03):12-21.
[14] 靳洪刚.从汉语“把”字句看语言分类规律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02):50-64.
[15] 刘培玉.关于“把”字句的语法意义[J].汉语学习,2009(03):28-33.
[16] 张伯江.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J].语言研究,2000(01):28-40.
[17] 李英,邓小宁.“把”字句语法项目的选取与排序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03):50-58.
[18] 黄振英.“把”字句教学中的两个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1989(01):47-50.
[19] 吕桂云.中高级阶段越南学生 17 类“把”字句的习得顺序考察[J].语文学刊,2008(14):160-163.